續集十一

共十一

詩經講義 十一

詩經講義續集十一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周頌

淸廟之什 淸廟

不顯者文王之德不大聲以色則不爲形迹之顯著也今而旣沒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此其神道之弗睹弗聞而爲不顯也對越駿奔皆是秉文德之人則文王之德雖不可見形迹豈可以神道之不顯而不爲承奉乎於乎不忘而人皆慕悅承奉以其德無所厭斁也此之謂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而實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義相合也

維天之命

穆者深遠無形迹之稱即上天之無聲無臭也無聲臭而健行不息此之謂於穆不已也不顯者不為顯著形迹也次於無聲臭之穆自然故無即文王之不大聲以色作之而為故曰不所以合於天載也純者無間斷之謂也不大聲色自強不息所以為純而合於天命之不已也中庸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遂引此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句絶詳看中庸立言則蓋以不顯而當穆義對勘以純而當不巳義對勘也然則上天無聲臭

之穆卽文王不聲色之不顯也上天之不已卽文王無間斷之純也因以不顯爲不見不動無爲之德也又以烈文之不顯維德爲不動不言不怒不大聲色之證見下條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或降之福或示之警我則順之有受而已卽補義之解得何以恤我駿惠之義此千古不易之妙旨也

維清

頌者頌先王也此不可云今王之所當清明緝熙文王典也維清者文王之德清潔也緝熙者文王之德於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垂之典法者卽清潔緝熙之美此謂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也典者一王之常法也堯舜有典則虞書之堯典是也文王有典則皆當時之治法政謨也按汲冢周書周王宅程(地名)遭天之大荒(遭飢饉)作大匡(篇名)惟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乃作程典(篇名)以命三忠(至德常典)然則文王固有典也周之禋祀始自后稷故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然則肇禋者實指后稷部室之奉祀也周之邦業始自后稷積累至於文王而有成故曰迄用有成也文王之成王業以篤周祜故曰維周之禎也肇禋迄用有成卽后稷肇祀以迄于今之一例語頭也

烈文辟公者指同德元勳之從享也補義固然不可改也無封靡于爾邦欲今之諸侯毋封靡速誅絶而使得繼序爲侯也按白虎通曰諸侯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絶之而已（已上並白虎通文）此詩蓋元勳從享之樂歌而戒勉助祭之今諸侯也今之諸侯皆烈文辟公之子孫也其曰無封靡于爾邦則爾邦者指今之諸侯也其曰念茲戎功則勉之以念其祖之大勳而繼序也（補義以爲昔日元勳不自封殖自念茲大功使其子孫繼序若然則爾邦之爾字及念茲戎功之語致終）

不觀合也此祭文王之廟而元動從享故諸侯來受法度也無封靡爾邦四句卽其授法度之辭也白虎通曰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不顯維德者不動不言無聲無跡之德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據此則不顯者不爲顯著也旣言無競不顯而曰前王不忘實指文王也

天作

兩作字皆上帝作之不可上下作之異釋而一天一太王也太王安能與天同功而作高山乎此蓋皇矣篤帝作邦作對之義故上下兩作字也文王之德足以稱當匹對於岐山之邦基故曰對也作邦者天作岐邦也作對者天生文王也天作高山則天之作岐邦也天既作之而太王荒之則開大其天作之邦基也國語曰荒大之也彼者彼天也古人謂天為彼故有云彼蒼者天也上向既云天作故下句而曰彼者實是蒙上文天作之天也作矣者作之君也謂彼天篤生之也彼天之作實是文王則文王乃天所以作之君君此既作之岐山故太王之所荒開其基

者至文王而遂康之此其作對也周家王業肇基於太王而受命者文王也若以彼作爲太王之作則謂祖先而曰彼亦恐未安也然則此爲祭文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

成命定命基命者周之所以造邦之命也召誥曰王厥有成命保有先王之成命也治民今休蔡傳云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大抵成命者造成周邦之命也按史記武王曰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不饗於殷故周乃有成是也周之王業成於文武故謂之成命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命也此則二后

之所受也定命者天保定爾之命也史記武王克商至周不寢周公卽王所曰曷爲不寢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寢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極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據此則定天保者卽天命帝王奠定國都者也此所謂定命也洛邑之居武王營之而己至成王而定宅則克受定命者成王之責也基者洛邑之謂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今在康誥篇首謂配天毖祀宅中乂民實自洛邑定宅而始基也此爲基邦居之命所以謂基命也洛誥之其基作民明辟卽以是也太王之肇基則基王迹也成王之基命則基邦居也此不相干基命卽定命也洛

誥之並稱基命定命良以是也不敢康夙夜基命卽如弗敢及天基命也基命卽安定邦居之命故曰肆其靖之基然後乃定而安靖也○天作者太王受始造之命而文王康之也次以昊天成命則二后受之而成王遂有基命定命以靖之也

我將

右佑同（左右者扶助也後加亻為佐佑）此卽豫之大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禮也享于天帝故冀天之佑之也以配祖考故冀文王之旣垂佑而饗之也伊嘏所以佑之者也

孔光曰天右與王者遂引此詩義（見補）旣曰右與則乃佑助

也非饗右之謂也時邁亦曰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卽
謂天其眷佑也祭之義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
大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頌曰念茲皇祖陟
降庭止無非神道幽遠不可測度之意今若約拘其神道
指的爲饗右之坐恐涉穿鑿矣
王者之治天下惟以刑法也儀式刑者卽儀刑文王也謂
儀式其刑法於文王之典也文王之刑卽萬邦作孚之刑
也以誠信無僞之德明愼用刑故不大聲以色而民孚於
誠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鉞此文王用刑之德也見中庸篇末叔向之遺子産書曰刑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詳補義盖
其以德不以刑故四方以之日靖也○成王之時旣受基
命定命則時務惟在安靖天下故昊天成命之篇曰基命
宥密曰肆其靖之此詩之曰靖四方卽成王時務之急也
天威者災異也畏天時保之義已於首章包得矣孔光曰
天右與王者災異數見引此詩曰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盖
遇災戒懼乃所以畏天保之也大抵詩意若曰天或者垂
佑不絕棄我而譴告以災異則我不敢懈慢於天災惟當
夙夜敬畏以保邦家也畏天保邦之義見孟子○天之所佑災異數見

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宋景公熒惑之災太戊
桑穀之異皆所以譴警也

時邁

武王既克商而偃武修文此其頌也春秋傳蓋以為克商
之頌也時者帝命不時之時也禮器曰武王伐紂時也武
王革商順天命而奉天時所以云時也卽酌詩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之意也其邦者殷邦也時邁其邦謂武王順天
時而伐商至牧野也昊天子之卽牧野俟天休命之時上
帝臨女之意王者父事天之辭也右者佑之也序者繼序
也天於有周眷佑而使之繼序為王也誠以武王受命實

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溥言震之者震聲紂旅而其威如霆莫不震疊也震疊者易之震卦曰震來虩虩謂震雷洊至驚懼重疊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大祝文云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大會同即巡狩司馬法云告於皇天上帝禱於后土山川冢社此時武王伐紂而告于山川羣神也梅氏古文武成云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明昭者以德而明顯之也舉賢而官之揚于王庭乃所以明顯之也此之謂明昭也堯之咨岳曰明明揚側陋明明者明顯其在顯位者也又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章而昭明者以德而章明其百官毛萇云百姓百官族姓使之昭明也武

王序爵周之庶士則庶士已在位者也各以其德之善其
材之賢而序列之尊其爵而厚其祿乃所以明顯其德也
此之謂明昭有周也明顯周之庶士也式序在位者序列
在位者之官爵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善人即在位者）修
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樂記曰武王克殷庶士倍祿此其式
序在位之實蹟也戢戈櫜弓偃武之事也樂記曰車甲衅
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
櫜散軍而郊射貫革之射息此其戢櫜之實錄也既偃武
矣於是乎求懿德以布之也懿德者民所秉彝而天降之
恒性也率性謂道修道謂教則王者之布教莫如修道而

辛此賦性之懿德也上節之允王維后者旣克商而受命爲后也篇末之允王保之者敷德教而保有天下也○小畜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今此懿德肆夏卽修文也

執競

執者執心也競者强也執競者執心以莫强於天下也柔之秉心無競是也無競維烈者莫强於天下之烈也補義烈文曰天下莫强於得人者爲無競維人此與無競維烈同其文例武王之執心以競故其烈無與之競也

烈文之不顯與無競對稱而中庸引之爲不大聲色之證則此詩之不顯與無競對稱者亦豈異義乎不顯成康言

成康之治天下不以顯著聲色也中庸引烈文之不顯維
德以證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大聲以色之義遂繼之云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推是觀之則成康承武王無競之烈
其所以治天下惟以安靖為務不以聲色化民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則篤恭而天下平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此其不以顯著形迹而致刑措之風也此之謂不顯
成康也其德則不顯而其明則斤斤也
周之王業至成康然後天下一統而太平也白虎通曰何
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蓋受命
而有天下雖自武王革商商奄淮徐反亂靡常故不得巡

狩則天下之未盡歸一可知矣自成王之世五誥迭頒二伯分陜而周公東征之行四征不庭豳風曰四國是皇膺戎狄而懲荆舒繼以魯侯之征淮夷然後天下始入一統而躋于太平也此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良有以也

反反之反音版威儀順習貌來反者來而反歸也

思文

豫之大象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尊后稷以配天故曰克配彼天也左傳子反引思文詩以明先王立民中正之道中正者極之謂也然則立者納民於軌度之中使之植立也極者皇極也立表於中而四方取正為會歸極止之處

大學所云止於至善之所也此所以立民之道也即下文之陳常也聖人之道旣富而教故先之稼穡之功以率育遂乃陳其常道也常者恒也即上帝降衷之恒性也聖人教民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以恒性而設教斯豈非常道乎民之秉彝即是恒性而率性之道即民彝之懿德陳常者乃所以布民彝之懿德也后稷之陳常時夏武王之肆懿時夏其道一也此其立民之極也小畜象曰懿文德謂施其文德必以懿德也后稷之爾極陳常即所以懿其文德降性之恒秉好之彝同是常也故頌其德曰思文貽我來牟天降之也見講義魯頌閟宮篇曰降之百福稙稺菽

麥（先種曰稙 後種曰穉）此以天降稙穉之麥而名之曰來牟也天降
嘉種已有生民篇之秬秠穈芑而此獨表出以來牟者蓋
以麥之成熟在於仲夏則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民食之濟
乏麥最關緊麥之登熟以占秋稼之年豐穀之最重者也

臣工之什 臣工

此戒籍田春暮之功也臣工農官也籍田之農是公事故
曰敬爾在公也王釐爾成即周用百畝之徹法兼用殷之
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成王之以成法而賜爾
農官者也按月令云季春脩利隄防導達溝瀆即農政之
自公家行月令者也斯戒以來王所而咨度稟受此等事

也春暮耘耔之時天子適畝故小雅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此可驗也今玆親臨田畝呼臣工而戒之也籍田之農故嗟嗟而曰保介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而保介是參乘之甲士則非農官之副也乃是參乘偕往耕籍者也蓋於孟春耕籍之時措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則視察田器是保介之職也今玆春暮而將庤錢鎛田器故特呼參乘之保介而戒之也（天子適畝故呼參乘之保介而戒之）亦又何求謂孟春旣耕籍矣今已暮春則所求在於耘養穉苗也耘養而治畝則新畬尤當致力（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小雅曰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易之旡妄曰不菑畬然則新畬者新田菑畬也）所以問其如何也

麥是夏之登農故特言來牟也麥熟之期不遠則穀稱而
草漸壯耘麃正急所以稱來牟受明也
以穀種而曰於皇誠以來牟是天所貽降之種故歎美帝
貽遂云於皇也穀熟而曰受明即以來牟迥別於他穀既
是天降之嘉種則其成熟亦上帝明命之所致此之謂將
受厥明也康年即商頌之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也麥之登
熟以占秋稔故謂以來牟之受明則明昭之帝命可以迄
于秋成用賜豐年也然則將近秋豐不可不即令勤於耘
治也保介所職既以視察田器故戒以命農衆而庤錢鎛
即庤錢鎛耘治田畝服此新畬則奄當秋熟可以徃觀銍

艾也小雅大田篇秋穫有曾孫來止之文則奄觀銍艾卽
謂秋穫之往觀也天子親往觀艾則保介又將參乘所以
告之保介也○錢銚也銚鎒刈削之器鎛迫地去草者集
傳所云鉏也良耜之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卽是也

噫嘻

連上章而亦戒農官故曰昭假爾爾卽臣工之謂也其所
假爾卽謂釐爾成法也乃助徹兼行之爲成法此篇所言卽是而
成王之所嘗命之農官者也
此爲公私田通作而戒農官也駿發非耕也若以駿發爲
耕則亦服爾耕恐意疊且亦服之亦字殊無意致發者開

也謂載芟載柞開治田地也欲播穀者必先芟草柞木開治其田地也丨故曰駿發爾私也

亦服爾耕者非播種之耕也周禮秋官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耕反其草所以載芟之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詩之駿發服耕卽是也十千維耦者非以服耕而言也乃耘也又非夏稼之耘也乃耕反其草之後又其未盡反者則耘除之也載芟詩之其耕澤澤千耦其耘是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卽載芟詩下節也始也芟柞之謂駿發也次而反耕之次而耦耘之也

其曰終三十里者據王制天子畿內方千里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為田九千億畝以九一之法則公田為千億
畝內卿受地視侯（皆方百里詳魏風伐檀篇）大夫受地視伯（皆方七十里）
元士受地視子男（皆方五十里出孟子萬章篇）皆如封建之制統合公
私田惟以地方里數而計給之則公田幾百億畝隨入其
中又有中士下士之祿田又除卿大夫士之圭田（皆五十畝）及
世祿之田（出孟子）則十億畝為天子之田（十億畝內又除官師百工月俸之廩
及賓客之供馬食之費則其實萬畝之入為天子田祿）此即一川之田畝數也一川
之內方三十三里有奇為田十億畝即萬夫所耕之地所
以謂終三十里也此非匿別三十里獨自沒數是公田而
言之也統計九千億畝揀出天子田而合筭之數也以九

千億畝內天子之田十億畝三十里之數而開治則九千
億畝一齊駿發也
載芟詩曰千耦其耘千耦者其耦斯千非千人為耦也
然則十千維耦者其耦十千也非萬人如合一耦也其耦
十千則二萬人並耘也三十里以一川之田計之雖是萬
夫之地何必一夫之家單出一人而用是拘限以萬人遂
謂十千為萬人之耦乎經云終三十里非拘限一川而言
也統計方千里九千億畝內公田為十億畝三十里之數
也揀出十億畝三十里之田而言其耘治則當用二萬人
故曰十千維耦也非以九千億畝總合之田而言者也

曰爾私曰爾耕皆主民農而言之若其終三十里十千維
耦直以公田借力於民之詞致也蓋謂駿發爾私之時必
須終畢公田三十里之數矣亦服爾耕之餘且須服公田
十千維耦之功矣每於爾私爾耕之餘而言公田打筭之
數也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井田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周人百畝而徹一夫受田百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又曰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中區之助耕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滕文公上篇此助法也然

則徹與助周蓋兼行之也此詩之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載芟之千耦其耘是徹也蓋以解凍之後芟柞反耕而卽當播種則事不可緩必同力通功亟速耘草所以無論公田私田通同而並發（卽駿發）並耕並耘也此蓋用徹法也自濬耕播種以至夏耘秋穫各私其田而助養公田此用助法也故孟子曰同養公田養者夏稼之穮蓘以養穉苗不當於芟柞反耕也

旣以私田爲主而曰爾私爾耕則此於芟柞反耕之耘通功並作無論公私田而告戒之也若其濬耕播種夏耘秋穫則民各私其百畝非通功並作有非公家之干涉故此

詩只言駿發耕耘而不及深耕夏耘秋穫蓋上一半之徹法農功也下一半之助法農功則良耜篇是也

振鷺

振者振作也將飛而振也微子來朝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仍殷之舊所乘者白馬有客篇所服者常服黼冔文王篇。常者白也而鷺之潔白與之同色故曰亦有斯容也若其羽儀修整翺翔有度可比王賓之高標亦在言外之難形也西雝者辟廱之西澤也周制太廟學宮合同一處清廟在辟廱之右詳講義靈臺篇清廟篇。辟廱在左東膠右瞽宗之中與清廟明堂列為三宮則辟廱之西澤即清廟之前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以擇士澤

者辟廱之澤也微子之助祭周廟則西廱非別處所以因所見而託詠則鷺在西雝也

惡者人惡之也斁者人厭之也無惡無斁卽君子道之本諸身而徵諸民也在國(彼者其國也)人皆瞻望其言動而無有惡之者矣在京(此者周京也)能膚敏祼將人皆則法其言行而無有厭之者矣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遂引此詩(在彼無惡以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豐年

烝者冬祭名烝畀祖妣卽月令孟冬大烝之禮蓋農功旣

成而祭廟也祖妣者先祖先妣非先農方社之祭也大烝之祭故曰以洽百禮也降福孔皆則祭之受嘏也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黍稌則倉藏也故於廩而曰亦有也萬億及秭言其多也非指的之實數如楚茨之云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之文例

有瞽

天子之祭先格之賓來助則大合樂於廟所以慶天下一家而榮先祖也虞廟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則鳴球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舞以簫韶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郭註曰止者其椎名然則合止柷敔謂合其止柷與敔也止柷敔則合奏之笙鏞則與詠歌間奏也商廟之衎我烈祖我有嘉客則鞉鼓管磬庸鼓萬舞此詩之先祖是聽我客戾止則有瞽在庭衆樂備舉蓋古禮也

潛

漆沮在岐山之下灃水之上詳緜篇即豐鎬之近地也盖魚
鼈之所蕃殖故吉日之言田獵則曰麀鹿麌麌漆沮之從
此詩之言魚物則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以其京邑之近
地也魚產之盛多也故漁師之漁必於此地因以嘗薦也

雝

論語雝作雍三家者以雍徹是也朱子曰天子宗廟之祭
則歌雍以徹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此成王祭文王武王之詩皇考武王也烈考亦武王也洛
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可驗也武王
有丕承之烈所以謂烈考也成王祭廟自禰而溯祖故先

言皇考次言文王之德也編終則總合言烈考文母既言
文母則文王太姒之並享也篇內既不以文祖表稱則以
文母而該中間所言之為文祖也易之晉六二曰受茲介
福于王母今焉介以繁祉亦右文母則文母即王母也
此以功德而祭也故於武王而稱以烈考也周之功德文
王為大故此詩專頌文王之功德而文母並享也功德之
祭而亦享厥妃者誠以文王刑妻御邦之業實資太姒之
內助則太姒之功不下於文王也
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聞者達聰廣聽也臯陶謨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宣哲維人者宣哲而能得人也莫強於得人則曰無競維

人此亦例文法一文王得周召太公畢榮閎散之等以成王業此其宣哲維人也文王伐密伐崇以安天下故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告其成功而辟廱奏賁鼓鏞之樂詳靈臺篇所以頌文王而兼稱文武也考之文王有聲篇文王則曰王后武王則曰皇王今於武王而曰皇考於文王而曰維后亦一例也得人以用乃所以致燕安之業故豐芑讚武王之官仕則謂之以燕假樂論朋友之綱紀則謂之燕及今焉文王宣哲得人克致燕安德及皇天則祿施子孫也得人以遺後嗣使之翼輔則謀垂子孫而天監其德錫以遐祿此所以昌後也孔子曰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語此家燕及昌後卽是也

載見

烈文則祭文王之廟而元勳從享也此詩則祭武王之廟而元勳從享也故二詩皆有烈文辟公錫福之句義見補義烈文

有客

微子來賓修其禮物尚殷之白而所服者常服黼冔常服者素服也見文王篇所乘者白馬則其人之衣服旣白故曰亦白其馬也如振鷺之亦有斯容也萋盛也且多也韓奕云籩豆有且言其從來者衆也敦與雕通行葦云敦弓旣堅雕琢卽大雅之追琢其章也追雕通○見講義棫樸篇言其衆之有文章而追琢整治也欲去

則我將縶其馬矣縶馬而猶去則我將薄言追之矣追而
還之我將左之右之以安留之矣蓋自言授之縶至左右
綏之文勢一例順下皆設辭而示其挽留之意愛之無已
如此更美其自天降福也淫威者天降之大罰也淫大也費誓曰
淫舍牿牛馬天譴之降災曰疾威旻天疾威天罰之喪亡曰淫威天
降劉于殷而喪亡此謂既有淫威也微子封于宋而克綏
後祿則昔者淫威今降之福而威罰既平此之謂降福孔
夷也夷平也降福而曰孔夷惟微子當之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亦未堪家多難之意家之多難所以未能造成

也曰閔曰疚良以多難指管叔圖危王室也

孝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中庸文）然則武王之所述者文王之事而以為孝也成王之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惟懼不克紹文武之緒業故歎武王之永世克孝永世之孝即其繼述文王也所以二章言皇祖而自勉以夙夜敬止敬止無他即繼述皇祖也卒章復言皇王之繼序皇王者武王也（文王有聲篇可驗）文王未為天子故未嘗稱皇王每以文王為王后武王為皇王也忘者遺也失也武王繼序先業罔或遺失此謂繼序思不忘也

即假樂篇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也鄭風之德音不忘亦一例語致○此則成王思繼文王武王之詩蓋新經管蔡之難而作也

訪落

落之為始爾雅有據訪落即懲毖也義見小毖懲前之失則既往也毖後之患則自今伊始也蓋成王心有懲於武庚管蔡之難見小毖深有志於毖後今日之延訪即毖後更始之政所以謂訪落而其曰未堪家多難即一篇之主意也上篇則閔遭家之不造自勉以繼述文武也此則延訪羣臣也歎將就之判渙自勉以克紹皇考即其示毖後更始也爾雅曰艾歷也郭註云多更歷也成王自言欲率循武王

之道而悠遠難及又此年沖未有事務之更歷故予所月

將日就而自勉者凡於繼述之方猶是判渙也此篇之將予就之卽

下篇日就月將之詞意判者剖分也渙者水之流散解釋也判渙卽

卷阿之伴奐字相通字書之云縱弛集傳之云分散蓋一例

義也家難謂管蔡不睦造釁於一室也大誥曰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卽是也未堪多難一念勤毖專在繼猝

昭考大誥曰天閟毖我成功所天使閟閉而毖愼也閟閉者防閑後患也毖愼者謹

後也予不敢不克卒寧王圖事寧王武王也又曰天亦惟用勤毖

我民天使勤勞毖愼於下民若有疾若恫在身之意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寧人武王之臣此詩之毖後訪落而專欲繼昭考卽大誥

辭義蓋以同時文字也

敬之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皆毖後之詩而成王新經
管蔡之難所以自戒也自戒之意專以祖先皇天臨視孔
昭而慎懼兢惕也閔予小子訪落以皇祖皇考之靈陟降
在玆而存敬畏於繼述此詩毖後之意則惟在畏天而時
保故遂以天監之陟降厥士而存敬畏於仔肩也惟予小
子以下卽畏天謹德以圖毖後也

小毖

訪落所言則毖後也未悉懲意故此詩更言其餘蘊也毖

後而更始故曰予落此則懲也故曰予懲予落予懲意相
對勘而二篇皆以未堪家多難主意立詞也懲則毖意自
在故予懲之下而繼云毖後患然則此亦毖詩也比之訪
落則篇章之小而抑其次者故謂之小毖也起句之予其
懲實是承接前篇之詞致也
先言辛螫末言集蓼蓋螫是毒也己見前蓼是荼也螫而言辛則蓼
為荼之苦可以互照此其並用荼毒也若邶谷風之上言荼苦下言
比予于毒也卽詩中立詞之例至若大雅之寧為荼毒桑柔
篇則合言者也
拚與抃同抃者摶也飛摶翼故曰拚飛此其小鳥之飛也

小雅之弁彼鸒斯是也（弁與拚通）講義允蠢之說神妙中窾矣

載芟

周禮秋官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耕反其草（本在御問中）所以云其耕澤澤也蓋芟柞之後又其細萌之布地者耕而反之既反耕而又其猶未惹者則耘之此所以千耦其耘也即是耕播前之除草也（耜耕播穀庶耘則在下文）大抵反草之耕則早耕也凍壤初解土性疏釋耜入土不淺而土輒軟散其形澤澤然也既反耕而既耘然後始乃播種之耕矣播種之耕必深耕而後土性乃厚故斯以有略之剡耜則耜入土深也芟柞後耕耘則除草之役也播時之深耕實為農功之

始所以云俶載也南畝之義已見豳風七月篇
噫嘻之農載芟之農同是以公家所收之田而言之故彼
云十千維耦此云千耦其耘此亦以徹法一齊通力並公
私田而芟柞耕耘者也然而噫嘻之耘則十千維耦此云
千耦耦數衆寡之不同何也彼則総公田十億畝而言之
故其耦十千也十億畝内除官師百工月俸之廩及賓旅
之供馬食之費（天子萬乘爲馬四萬匹）則其實收入之田祿爲萬畝
天子以田祿所入奉祭祀故甫田之祭田祖亦曰歲取十
千今此載芟之詩實爲烝祭祖妣則祭祀盖於田祿萬畝
收入之中而取具焉斯舉實數萬畝之田而言之則不同

於十億畝之數所以止於千耦也
噫嘻則以私田爲主曰爾私曰爾耕而只言公私通作之駿發耕
耘至於夏稼秋穫則民各私其田非公家之所干涉所以
不言及播穫也此詩千耦之耘則田祿萬畝之實數所以
奉祭祀者也田功雖借民力其實公家之農也所以自初
芟柞耕耘以至溉耕播種夏穮秋穫終始備悉而卒言祭
先也

麃穮通爾雅註曰緜緜耘耨精也耘穮者緜緜相續則耘
之空精詳也驛驛爾雅作繹繹而曰生也郭註曰種調也繹是相續之意則盖言種調而生相續也
烝畀祖妣卽豐年詩所云也孟冬之烝祭也飶者饎食也

黍稷爲饎其香始升故曰有飶其香也椒所以爲糈爲漿

楚辭曰懷椒糈而要之糈者享神精米又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所以交於神明也耆艾曰胡謚法云胡考不同於

壽考之祝言直謂耆艾老人也祭以飶香而受福故爲邦光也餤餘椒馨以養老也

篇末三句非以豐年而言也祭祀之禮實繼自先世奉行

者而恪守之故凡於祭祀必稱先古生民詩之卒章實言

郊稷配天而曰后稷肇祀以迄于今維清詩之祭文王而

必言后稷之肇禋迄用有成其在商頌之祀成湯亦曰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至於良耜實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然則

此詩之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恐不當異其義也以田稼所

入而祭先是乃振古如玆之禮也

此天子以田祿所入而祀廟之詩也楚茨信南山亦秋稼收納而祀先祖也蓋以雅頌不同則其樂之用各殊也

良耜

此與噫嘻相始終而此詩乃私田之農噫嘻則上一半之功也此詩則下一半之功也始之芟柞耕耘則已於噫嘻詩駿發服耕公私通作之時而爲之故此不架疊遂自播種之耕而言之播種之耕惟欲浚耕故必以畟畟之耜也略畟以田之在脩在首而字異此以轉寫之變換而爲異其實則有略畟畟本是同字假載見前篇自浚耕播種非公家之干涉而民皆私其田也

此蓋一鄉之人同井而並稼並穫也百室者百夫也為田
萬一千七百畝內除公田一千三百畝則私田一萬四百
畝卽百有四夫之田十有三井而舉大數曰百夫百夫為百家
百家為一鄉周禮百家之內曰鄉卽是也井田授居之法
二畝半為田中之廬此為農作而春夏居之二畝半邑中
之宅則冬居之百家之鄉卽邑居之宅也孟子論井田之
法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出滕文公篇其曰鄉田同井實以一鄉百家之田通同其
井地而並力也蓋周之井田助徹兼行始而芟柞耕耘則
無論公私田通力並作是用徹法噫嘻之詩是也至其浚

耕播種夏耘秋穫則民皆私其田而助力公田故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用助法也良耜之詩乃私田之農則是用助法者也雖曰皆私百畝至若百家一鄕則死生出入守望疾病相依相扶故通其井地而同其田功自沉耕播種以至夏薅秋穫場積輸入之事一鄕並力通功是則各其一鄕之內用徹法也百室者一鄕也一鄕之稼並穫同積故曰崇墉比櫛也如墉如櫛是新穫而禾穗場積之狀也田廬之圃九月而築場以積所穫之稼十月而將入居邑宅則輸入邑中此豳風所云十月納禾稼也一齊並力輸入則一鄕百室並開而納之也百室盈止者納

稼而充滿於百室也婦子寧止者農功畢而休息安寧也

說文曰瞻臨視也來瞻者饁婦之臨視也饟古餉字饋也

公家之稼則如茨如梁如坻如京千倉萬箱甫田篇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載芟篇此乃私田之稼故只是如墉如櫛以開百室也

爾雅曰牛七尺為犉犉牡者大牲也牧畜而不必黃牛黑脣者九十矣享祭而不必黃牛黑脣者為牲矣

此用於祭蜡之樂章也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之為豳頌已詳大田篇矣周禮籥章祭蜡則龡豳頌然則豳頌六篇皆為蜡樂也

酌

此周公之樂也白虎通曰周公曰酌者即武王曰象之文例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亦云鑠爾雅曰美也文王伐密伐崇之武非不足於師旅之威則於鑠乎美哉王師也以天時之姑未至故服事殷商惟以安養天下之民藏晦其武此其遵養時晦也遵養者循天命而安養也時晦者順時義而藏晦也文王之德丕顯西土光于四方而武王承之於是乎天命適時而周德純熙純者德之純而不已也熙者德之明而有光也於是乎用王師而克殷于以大介也

介○如賓介之介蓋賓介之謂介以其間厠於賓主之間也

介者○間厠也謂拔用商士使之間厠於周之朝列也大介者○周之克商後第一大政所以厚商士也○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先服殷之諸臣使之親比間厠於周御事之列也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商之諸士曷不夾比間厠於周臣之列以輔乂周之享天乎又○曰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殷士當敬爾在位閱于乃邑恪勤奉公必謀所以比介夾介於周士之列也又○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此言大介者大用殷士間厠於周士之列不止比介夾介也大介賚者大介而兼行大賚之政也迪簡在庭此其大介也蓋成王之時商之遺民頑不

即遜胥相誹怨至謂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迪簡在商王之庭列于百僚今周不若蒐用多士篇中語所以誥諭之諄複申懇曰夾介曰謀介曰大介也今考酌頌則武王克商蓋已行大介之政也名誥之曰殷御事多方之曰在乃位閱乃邑則此於武王大介之後遂以有御事者有在位者有在邑者也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曰篇逸民者商之逸民也簡拔商士而至於遺逸之民則武王之大行闡揚以間介朝列也大介大賚者周之克商後大政故賚篇則其大賚之頌也此篇而有大介之文也即多方所云大介賚也

龍寵相通(詳蓼蕭)我龍受之卽寵受也文王遵養之命至武王而寵受之也造者造成邦業也君奭所云新造邦卽是也蹻蹻武王之武功造成周邦至成王而嗣服厥命此之謂載用有嗣也

公者功也爾公者周公之功也武王造成之業成王而嗣之實以周公輔佐之功也允者信也師者衆也周公之輔王室信乎於民衆此之謂允師也溯文武而歷言成王之嗣以及周公允師之功此其周公之輔成王惟以斟酌文武之道者也

解者脫失也春秋傳以不解于位為不失其位之義見補義假

篇樂天命匪解者天命之固結而不解脫也

有夏之不集享則天降時喪有邦也殷邦間之篇多方武王革

商則謂之皇以間之也爾雅曰間代也

賚

大介大賚周克商後大政也酌篇有大介之文此詩則大

賚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蓋武王克商遂行大賚

此詩之所以頌也武成篇曰大賚于四海此梅賾之贗文剽竊論語句語不足取信也武王之大

賚賚善人也朱皆濫及四海也專殖其利則未有能得人者故以利賚予

為聖人得天下之第一大政陳錫哉周者文王所以敷錫

大利始造周邦也見補義文王篇文王既勤止蓋謂是也言文王

既勤敷錫也敷時者敷錫之謂也繹思者尋繹往事也謂

敷錫而尋繹文王之事也徂者至商之謂也武王至牧野

克商而大賚則天下之民歸心焉遂定天下此之謂我徂

求定也凡頌詩皆成王之世周公制樂之時所作也此篇

之云我應受之我徂求定蓋為武王之言而追述也非武

王作之也

般

爾雅曰般還也此蓋成王始致太平遂封禪以太平之功

而告天因以般還而巡狩方嶽侯國也白虎通曰何以知

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武王克商七年而崩禮樂教化未及浹洽商奄淮徐叛亂靡常自成王之世五誥懿頑二伯分治始致太平也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平也成也升中者巡守而至方嶽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之柴岱即其禮也此所謂封禪封土埋牒禪地祭天非如秦漢之君封數尺土以爲耀功而夸美也白虎通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隨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句然則陟其高山者柴岱也告太平而封禪也望祭山川即舜之望秩也

翕者聚也言允其謨猷猶通猷陞祭以禮而聚會河神也斯

所謂百神來歸也此其封岱般還之路因以陞祭巡狩也

翕聚河神則隨山喬嶽之神亙文而並包矣

裒時之對即作邦作對以對于天下之對也皇矣篇周之盛

德既臻太平為天下君則其德之大遂與天下之大相對而

稱當故敷天率土莫非王臣齊聚並觀於方嶽則周德遂

乃以對于天下也裒者聚也此則巡狩而會觀也信乎周

之有天命也敷天之下之句而承以之對此其對于天下也

魯頌

頌以觀先王之德故頌之為體有頌先君無頌今君今以

駉泮水閟宮觀之溢美夸張都屬僖公僖公今君也此非諂諛乎頌而寧有是體乎頌者頌其成功也今者服夷獻馘明是已然之事若云祝願將來則安在其頌功之義乎僖公之征伐止於從齊伐楚至若春秋征淮之會會之而已未有征討之文外紀伐淮之文未足為的據然則泮水閟宮無乃白撰而爽實乎且僖公魯之凡主也胡為魯人偏舉而張皇虛夸乎且魯之有頌何也頌必待聖人而後作蓋以凡主雖令有功德未嘗贊揚立之廟樂為頌也天子然後廟樂而有頌非天子不敢作頌樂魯既用天子禮樂則樂府原有頌之音律今觀魯頌四篇其三篇皆頌周公

伯禽其所讚誦皆聖人之功德他國之所不敢擬議所以
他國無頌而魯獨有之也魯宋之無風何也風以諷刺也非以頌美也諷刺之體或述善事以愧之或述惡事以懲之其警勵時政與春秋比倫十五國詩無非然者周公微子聖人也其立國之初禮樂教化入人者深非列國之比以至後世遺風善政猶有未泯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夫知是也故非有惡德醜行之可諷刺者所以二國無風也

駉

伯禽之時淮夷為患伯禽蓋有征討之志專用心於畜牧此所謂思馬也必言牡者以其戰用也衛詩之騋牝三千以蓄育之貴牝也故每章必言駕車非無謂也既有征淮之志則思無疆所慮者遠也思無期戒在不虞也思無斁不敢懈怠也思無

邪純一無雜也此皆專心備患之意然思無邪一言夫子特揭爲三百編之大旨則此聖人正心誠意之極工而伯禽之備患慮遠爲能意誠心正也夫豈僖公之造其域哉易之說卦震爲馬之作足作足者雙足齊起也吳幼淸云足超起起集傳之訓作爲奮起卽此義

有駜

此祭畢燕飲之詩也采蘩詩之夙夜在公實是祭祀之事而昏義以祖廟爲公宮則在公者公宮之謂也在公明明者在廟而祀事孔明也明明二字祭之本也祭以明信爲主也詳大雅既醉

周頌之振鷺實是微子來賓助祭之詩而曰振鷺于飛于
彼西雝雝是辟廱之澤也此詩之振鷺亦在於學宮之澤
者也周制太廟學宮合同一處故江陵項氏縣學記曰天
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明堂卽太
廟蔡邕明堂論歷叙太廟學宮通合之制曰取其宗祀之
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
學取其四面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引古經傳亦有十餘條蓋其位置辟廱在左東膠右瞽宗
之中與清廟明堂列爲三宮也清廟在於辟廱之右則辟廱之西澤卽清廟之前所
以周頌之振鷺在於西雝也魯制亦然宗廟卽泮宮故泮水篇之昭假

烈祖卽其戾泮而祀廟也今此在公享祀則廟宮之左實是泮水而振鷺之所翔集也故因所見而起興也振鷺之于下于飛與周頌之振鷺于飛同一詞致盖以振鷺之潔鮮而羽儀修整有似衆賓之儀容也周頌則微子一人而已故單言振鷺此則衆賓故疊言振振振者振起也若謂群飛則周頌之振鷺于飛此詩之振振于飛將意疊矣但振振則為群鷺之振起有似衆賓之來集也集傳之以鷺為翿以辭言舞一句然辭言歸則無所用翿矣鷺于下與初筵之來集而衆舞也鷺于飛與罷席之起歸也

此詩亦伯禽之時也伯禽思馬而駉篇之馬乘蕃殖故實

客之助祭者來時所乘如是也駜之肥強則齊力也乘黃
乘駽則齊毛也乘牡則齊足也自今以始四句祭畢而受
嘏之祝辭也頌亦有嘏祝此與周頌執競雝載見等一例
也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曰在公飲酒在
公載燕也二章既曰醉言歸而卒章之在公載燕卽指二
章之飲酒首章之醉舞而總言以結之也

泮水

此乃伯禽新作泮宮既克淮夷在泮受俘之詩也其征淮
夷之舉費誓是也其克淮夷泮水之詩是也乃申培詩說
云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未知何據也伯禽始封於魯所

以泮宮之新作也伯禽受命爲方伯得專征伐所以費誓之征淮夷也按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泮宮固獻馘之所也釆芹釆藻釆茆將用於泮宮之釋菜也旂茷馬蹻皆頌其武威也

色笑匪怒亦以淮夷之事而言之也魯侯謂伯禽也魯侯將受淮俘戾于泮宮容色有喜故曰載色載笑也執訊淑問非欲殺之將使集林之鴞懷我好音故曰匪怒伊教周誥曰勿殺姑惟教正謂是也若以造士教人而言之則匪怒伊教之意終不可分曉也

在泮飲酒是飲至也按春秋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

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二年魯之太廟泮宮合同一處己覌有[illegible]

故魯侯之自征淮而反告廟飲至即在泮飲酒也告廟飲至此以祭禮則祭必受壽福詳楚茨信南山故曰永錫難老此其嘏辭之祝壽也錫者神錫之也

不逆之謂順醜是所獲之淮醜也魯侯之征淮夷匪棘其欲棘急也而迫以武力也克廣德心孔淑不逆此其順長道也德心即長道終乃淮夷之攸服此其屈羣醜也

四章之敬明德而慎威儀是文德也聖人用兵惟以懷綏庶邦故武威之中必貴文德江漢之詩即召虎之平淮夷而卒章曰矢其文德六月之詩即吉甫之伐玁狁而五章

曰文武吉甫今此魯侯之克淮夷所貴文德以綏之故曰允文允武也

昭假烈祖是告捷也按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旣受命於祖則可知其反亦告馘也太廟泮宮合同一處故戾泮卽假廟此謂昭假烈祖也下章之虎臣獻馘則釋奠於學而告之也此則先告烈祖也初而飮至次而告捷皆於祖廟也烈祖謂周公也周公之於伯禽是禰也然周公於魯無論世代之若子若孫原以祖功之制而稱之爲烈祖如漢制之祖有功宗有德則惠帝卽位而高帝尊爲太祖也祖是祖功之祖非祖考之祖也

昭假烈祖是祭廟則祭必受福而三章之告廟飲至旣以
難老祝壽故此於假祖而云自求伊祜卽蝦辭之先祝壽
而次告以福也天保楚茨信南山等篇皆此例
伯禽之孝以其述先也大雅以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能
誅暴安民謂以述先之孝文王有聲下武篇今伯禽之敵王愾而
克淮夷是能紹述周公膺狄之志所以謂靡有不孝也
淑問者不必置之刑殺惟以善心而訊之則其問仁善此
之謂淑問卽魯侯匪怒伊教之意也臯陶之刑盖其以德
而明刑也
多士卽從征之諸臣也克廣德心謂能推廣魯侯之德心

也魯侯之征淮夷實以德心務欲心服不以殘暴故多士能奉行而推廣之也在泮獻功則左傳所云舍爵策勳此於祖廟也

鴞懷好音始言於卒章則七章之孔淑不逆非謂淮夷也淑是淑問之淑不當於夷醜也棘其欲而暴其威則悖於道而爲逆也廣德心而待以仁淑順長道而不告于訩此其淑而不逆也

閟宮

閟者謐也爾清潑嚴之義也閟宮者后稷之廟而魯之所以禘嘗之地也詳講義首章叙后稷之生所以推本姜嫄也

降百福之下遂言穀種則所降之福卽穀種也天降嘉種之義前已詳之矣（見生民）蓋黍稷菽麥是所固有之常種而若其黍稷之重穋（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已見豳風七月）菽麥之稙穉（稙穉）之麥卽思文篇所貽之來牟乃天所新降之嘉種也稷黍稻之下繼言有秬則秠糜芑之類包該並舉而天降之種於斯備悉矣

衛風頓丘爾雅謂之敦丘則敦頓相通頓者壞也敦商之旅言壞滅紂旅也宇者境土也卷阿及桑柔篇之土宇是也（耳耳卽緝緝盛貌）

享祀不忒謂后帝后稷周公之先後次序未曾乖差也（僖公逆祀之證見講義）

后帝謂帝嚳也（見講義）上帝不當曰后后帝首章旣以上帝稱之今胡為忽改云后帝乎若云孟春郊帝配稷之禮則郊者於郊闕宮非郊天之地也魯之禘嚳其自僖公而僭為也大抵禘之禮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周之禘嚳於稷廟蓋此例也魯之始祖是周公則魯人當禘文王今魯旣立稷廟而僭用禘嚳之禮又因祀其始祖所以后帝后稷周公並列以禘也僭用周人之禘禮故以后稷為始祖周公又是魯之始祖故后稷周公俱謂皇祖皇祖者始祖也

此盖春禘也其云春秋匪解者包舉秋嘗而兼言也禘嘗之禮一體也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僭禮也（用殷牲者通用先王之禮者也是天子之事也）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是公羊傳之文則此於白牡可見春禘之明證而白牡之言於秋嘗盖以禘嘗其禮一體而以示秋嘗之亦用禘禮也樂用萬舞亦以禘禮也祭統曰大嘗禘朱干王戚以舞大武干戚之舞即萬舞也總言之白牡騂剛以下皆是禘祀之言而全篇上下都為春禘之詩也秋嘗二句

之揷入中間蓋以並擧禘嘗也

今此閟宮明是禘祭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則明是剏建也然則成王之賜魯嘗禘也伯禽蓋嫌其僭而不行至僖公而始行也其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以至作廟之人亦大特書之曰奚斯所作無非侈張自艷之語致蓋以剏行前世未遑之典而心內自矜有此夸大也何孟春曰春秋意林謂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公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蓋成王旣賜而伯禽不受至康王而又賜不受故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欲尊魯賜之郊禘也要之以其旣賜而不受也故惠公請之而平王旣使史角止之則惠公未得行之至僖公更請得許而魯行郊禘也

祭則受福必有嘏告四章之孝孫有慶以下五章之俾爾昌而熾以下自俾爾昌熾止壽胥與試爲上一段自俾爾昌大止眉壽無害爲下一段及八章皆嘏告之辭也

三壽者日月山也天保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盖日月之恒久南山之悠久皆遐壽之物而總括以壽壽一字即結辭之樞紐也然則日月山即三箇壽也今此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既無指的則是果何物乎所以承之以三壽以明上二句為日月南山語也不虧不崩屬之於山也不震不騰屬之於日月也天保則先言月日南山三箇壽而繼以不騫不崩此詩則先言不崩不騰而繼以三壽義例不殊也朋者耦比也易之坤畫為朋以陰坼之兩兩耦比又兩貝為朋三者之壽並合耦比是謂作朋也天保以月日南山祝邦祿之壽久山阜岡陵祝邦祿之增長此詩亦然

三壽岡陵在於魯邦是常之下則盖祝邦祿之常久而增長也

公車公徒是周公之車徒也（鄭風曰二矛重英集傳云英以朱羽爲矛飾此詩之朱英是也）爾雅曰膺身親也周公以若赫赫之武光身親北伐而南蠻聞風懲畏而自服也孟子再引此詩皆爲周公之事（滕文公上下篇）孟子聖人也孟子豈欺余哉乃後世堅執以爲僖公之事不亦異哉（宋濂乃堅謂僖公之事以爲孟子有謬誤妄矣）至若僖公之征伐止於從齊伐楚曷嘗以一魯疲弊之國行師揚武聲罪致討於西北遠外之戎狄又安有赫赫震霆之威能使荊舒在南之醜聞風而自懲乎又有一言可破者以五章之

膺狄懲荊六章七章之海邦蠻貊南夷莫不率從並作信公事而觀之則儼然一霸國之威烈雄視華夷雖齊桓晉文之盛莫之與比及其八章之祝願乃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見侵之地尚且未復周公之宇未能全完則此與前章之威烈相左夐絶矣抑何以哉

魯侯謂伯禽也六章七章則頌伯禽也白牡騂剛而伯禽與祭故並頌伯禽也伯禽之功征淮為主故兩章皆言淮夷也荒者大之也見講義周頌天作

八章之眉壽保魯三句是嘏辭也魯侯燕喜以下是魯人之祝願僖公也○五章之膺狄懲荊頌周公之烈而下繼

以嘏辭之祝福六章七章頌伯禽之功而次章繼以嘏辭之祝福蓋為各因其所祭而受福之義至若四章之孝孫有慶以下諸句則統以受福也即三章后帝后稷降福既多之福也

商頌 那

那烈祖本是一篇而作兩章用於祀樂故上章下章皆以顧予烝嘗二句可驗其合成全篇也據白虎通曰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此引那詩之句為湯祖配天之樂也今考詩文下編方有烈祖配天之語那則不少概見蓋那與烈祖合用

於祀樂那為上章烈祖為下章也烈祖配天之祭故用以

盛樂而先恪之賓[我有嘉客]四方之諸侯[約軝八鸞以假以享]畢來助祭

此蓋烝嘗之大享也

鄭氏以思成為所思而成之人終是鶻突也思既是齊日

所思則其云成者祝傳尸意告利成也齊三日而既思之

祭之日而僾然見所思之人遂以利成此其思成也奏樂

以格神冀神之綏以多福也思成者主祭之自稱也

磬是堂上之玉磬卽球也鞉鼓嘒管堂下之樂也磬以升

歌堂上則堂下之樂皆依而從律此所以鞉管之依我磬

聲也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祖考來格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下管者堂下之樂即是也故下文遂云庸鼓也鏞古本多作庸庸鼓即鏞也

庸之義因可講也笙鏞以間者周禮大司樂六律六同之疏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由此言之笙者以笙而吹詩也頌者以歌而詠詩也據燕禮及鄉飲禮皆先歌鹿鳴之三次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然後合樂周南即笙鏞以間之遺法也笙者在下歌者在上貫所謂上下間作是也東

生西功之說蓋主頌義也○爾雅以鏞為大鍾則虞庭所
奏之笙鏞卽告其成功之頌鍾非單以頌歌也
鏞古本多作庸庸者頌也卽上節賈疏說頌鍾謂之鏞故後人誤
以為通字葉少蘊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
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
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
鍾頌鍾卽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虞書經文相對而言|
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
笙由庚或其遺制也由此言之金石在東曰笙鍾笙磬在
西曰頌鍾頌磬鏞者頌鍾也東西迭奏相間也

総而斷言之只以詠歌則夔樂之以詠鄉飲之間歌是也
鍾與歌相應者則曰鏞鏞本是庸賈疏所云庸功也頌其
成功也所以曰庸而此詩之庸鼓是也以鍾相應故字從
金而為鏞葉說所云頌鍾是也廟樂則有庸者以其頌成
功也夔樂之祖考來格則簫韶是象功故有笙鏞也文王
辟廱之樂亦祀樂之告功故有賁鼓鏞也此詩之庸鼓亦廟
樂之頌湯功也
小雅之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亦古樂之遺法也其云
笙磬者夔樂之堂上戛球而堂下以笙也球玉磬名葉少蘊所
云作階東之笙磬也磬與笙相應者也雅南卽燕禮之間

歌也籥者舞名也蓋燕飲及遊衍之樂則只用笙磬雅南而不用廟樂之鏞也然則以鍾而相應於詠歌則曰頌鍾曰鏞以鼓而相應於詠歌則曰庸鼓此蓋奏之湯廟而頌其成功也斁與繹通字皆從睪如周頌驛驛其達爾雅作繹繹之類繹者相續不絕也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卽是也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者始作之翕而從純也穆穆厥聲者其皦如而明也及其以鼓而應於頌歌則相續不絕繹繹如貫珠此其繹如以成此之謂庸鼓有斁也

萬者干戚之武舞也湯有武烈故廟奏萬舞也
先恪之賓助祭則盛陳祀樂以王賓之同聽爲美盖以慶天
下一家而榮祖先也虞廟之鳴球琴瑟管鼗柷敔笙鏞以
間則祖考來格而必記其虞賓在位周庭之縣鼓鞉磬應
田虡業簫管備擧則先祖是聽而必喜其我客觀成今此
湯廟之祭盛陳音樂亦必以嘉客之夷悅爲言是其義也
周之享祀則必推本古昔而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生民篇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載芟篇商人之古昔先民卽
契也契封於商始造商室故曰有作作者始造也商祀始
於契契之封商也溫恭有恪者以今王之執事承祀而言也

今日執事之溫恭朝夕卽古昔先民肇祀之日所服行者而迄今恪守也

烈祖

那烈祖原是一編則此是那之下章而詞義連上章而通貫也上章 卽那篇 之盛陳衆樂蓋以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以聲號而求神也 郊特牲云 祭之誠敬專在祼薦之前 祼灌同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薦者祼薦也 奏聲樂而次當酌灌此其盥而不薦專以誠敬之時故曰溫恭執事有恪也恭恪執事卽迎神酌灌之時故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旣酌灌則神降之福 詳天保楚茨旱麓 故下

章之首而曰有秩斯祜是也既灌而福降之後則俎豆具薦乃以清酒而酳獻皇尸見楚茨旱麓此之謂既載清酤也清酒酌而九獻禮畢獻酬交錯之後則工祝致告尸傳神意使工祝告之復申初錫之福始灌時所降而賚嘏楚茨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故既載清酤之下遂云賚我思成也思成卽主祭之自稱也上章之綏我思成者始迎神而冀其綏福也下章之賚我思成者既畢祀而受此賚嘏也賚嘏之後則祭畢之燕而用和羹故曰亦有和羹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卽是也既戒者祭畢而樂皇尸則奏以鍾鼓故樂縣既設也楚茨之鍾鼓既戒是也鍾鼓既戒而衆樂和平上文亦云既和且平則既平者樂聲也於

是乎樂尸此之謂既戒既平也鬷假者樂尸既畢而尸起則鼓鍾送尸(見楚茨)遂燕父兄賓客於寢(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因以樂尸之樂入奏也遂乃餕餘醉飽也(詳楚茨)無言靡爭者楚茨所云賓客獻酬之際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絲衣所云不吳不敖也餕餘而恩澤均及無乾餱之愆失所以無怨爭楚茨所云寢燕餕餘之時莫怨具慶既醉既飽也胥壽黃耇此於燕飲之餘祝以神賚之福也即賚我思成者也大抵祭禮商周無異也

己上則烈祖之降壽福也配天之祭故此言天降之福也受命溥長以殷之邦命而言幅員之既溥且長也受命溥

長而率溥莫非王臣所以軝衡鶬鸞而諸侯之畢來助祭也自天降康承連受命溥長之詞義則此是己受之天而獲此豐穰也降福無疆則上帝之假饗以假以享之享則享祀也來假來饗之饗則歆饗也而降之者也祖考之福則曰綏我曰申錫曰賚我至若自天之福則曰降福也來假來饗則帝既臨顧矣故卒言湯孫而云顧予烝嘗也上章之顧予烝嘗則始灌而冀烈祖之臨格也編終之顧予烝嘗則畢祀而慶烈祖之臨饗也

那篇一半之分為烈祖篇未知昉於何時是必欲排列為商頌五編支充所亾七篇之餘數今考班固白虎通則那

烈祖明是通爲一篇從古已然也盖商頌只四篇而已然則正考甫十二篇中非但亡其七篇亦未知何時又逸一篇也

玄鳥

殷武之詩旣以武丁升祔於宗湯之廟故此詩則湯武丁配祭之樂歌也

茫茫者荒遠之意宅殷土者指契封商而言也追本封商之初渺遠荒邈也（商自盤庚遷殷之後兼稱殷商）謂諸侯爲厥后似恐不然帝旣命武湯正域四方遂以四方命爲元后使有九有也龍旂皆用於天子諸侯按郊特牲云郊祭之日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天子之禮也魯頌閟宮實用天子之禘禮則其曰龍旂承祀亦當以天子之龍旂也惟周頌載見之龍旂陽陽此為諸侯之儀也蓋其旂旒之數日月之繪自別等分單以龍旂而言則天子諸侯皆然也今此龍旂承糦是武丁建此龍旂承此大糦也乃天子之龍旂恐非諸侯之所建也諸侯之來助祭豈曰承大糦乎

武王靡不勝詳見講義武丁孫子固是武丁以商之先后而言武丁故曰武丁孫子而武王卽指湯也

止者中極而四方會歸以為標準之名也疆域之大外薄四海而王畿居中建極則四海來假咸歸於中極以為極

止之所止謂維民所止也大學引此以為知止之義

湯之正域四方則中國也式于九圍武丁西尅鬼方之羌南撻

荊楚之蠻而威武遠拓疆理之極外薄四海則前昔所未

有此之謂肇域四海也

長發

必勞援遙遙之禹敷土何也此篇終始以疆域言之玄王

而受小國大國相土而海外有截湯而式九圍九有有截

皆是也疆土之肇畫實自大禹而商之疆土實於禹所敷

之土所疆之幅員故溯本而及禹也其下而言商之所由

生則追本簡狄之生契而曰帝立子生商也禹契並為舜

之九官而同時人則非謂禹幅員既長之時娀子生商也
此蓋首叙商疆域之本而言禹幅員之既長次叙商之由
生而言有娀方將也○既曰有娀遂云立子則帝之所立
卽有娀之子也詳究詩旨終無有娀之女之子之驗也大
雅詠文王之配太姒而曰大邦有子集傳云大邦莘國也
子太姒也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集傳又云長子長女
太姒也然則太姒蓋稱以有莘之子也契母簡狄獨不得
謂有娀之子乎立子之子字乃直指有娀子簡狄也不可
更轉一層爲女之子而指契也契始封於商則商者契也
簡狄生契則是卽生商也契之始造商室恐不可謂生商

也天命玄鳥生商謂以生契此篇之生商恐不可異釋也
姜嫄是生后稷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以旁照也
漢書禮樂志旣以高與玄王分作二人以比周之后稷公
劉見講義此必契之後世而追王也相土非契之孫乃又玄
王之後湯之近世也故自契而玄王玄王而相土相土而
至湯帝命遂齊也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據白虎通云大小國諸侯皆來
見玄王能通達以禮義也蓋由於率禮不越之治也率履者率
禮也見講義玄王旣有桓撥之武功又能率禮不越說苑所云
先德後力卽是也率禮不越者先之以身也遂視旣發者

徵之於民也視同示示之於民而民皆發應也侯國而大小旣達而通民衆而遠邇旣發而應皆以德禮也海外有截非謂疆域之區畫也湯之得天下亦止式于九圍況乎前於湯而相土乎其烈烈之威靈所及海外之國亦皆服從截然整齊矣

昭假遲遲卽樂記所云遲之遲而又久也言久久不息也

式卽大雅增其式廓之式式廓者範圍匡郭也命式九圍卽正域四方使為天子也正其疆域截然有範圍匡郭此之謂式也此之謂九圍也

絿義之為急見補義大抵湯政以寬為主故結辭之句曰

敷政優優然則不競不絿所以為優優之政而惟其不剛不
柔則所以折衷而救其偏毋得太寬也遒者固也朱子於
豳風訓遒為固此亦當從前說總則是聚也百祿既遒而
孔固遂乃總聚也
下國駿厖既有大戴禮所論則當從孔子之言以恂蒙為
正恂蒙者謹厚之意詳補義蓋恂與駿聲近蒙與厖聲近而
轉誤也龍寵相通見蓼蕭故大戴禮云詩曰為下國恂蒙何
天之寵蓋以龍直作寵
中葉衰微而震業所以湯由七十里以興也

裒與掊通剋也易謙大象之裒多益寡卽以剋削之義而
字書引之作掊多益寡然則裒荊之旅亦是掊義謂掊剋
其衆也

王往通板詩之及爾出王諸侯之往承王室本稱爲王曹風之四
國有王大雅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皆此義也莫敢不來
王卽往承王室之謂也

多辟之設都而必言禹績何也小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韓奕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大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
績今此設都之言禹績一例詞義也蓋以禹敷土而疆理
天下則後世之於此甸治邑都實賴禹功詩凡叙事而先

言禹皆卽地而溯本也

歲事來辟卽諸侯來朝成湯而述職也歲以爲事而來禀於天子故曰歲事來辟也述職而田野不闢則讓罰而削黜故兢兢焉懼或速譴曰勿予禍適稼穡匪懈也禍適卽賞罰之施也下章之不僭不濫是一串相貫之詞義也左傳蔡歸生引此詩以不僭不濫不敢怠遑爲成湯愼刑賞獲天福之德見補義○國參之言只是斷章取義非詩本旨湯爲天子則豈云僭越濫分之戒乎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是也聖人之獲天命而得天下專係愼刑賞文王之受命亦以刑賞之合於上天無聲無臭也卽文王篇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刑賞之僭濫自有下民之視聽則天之視聽

自民所以天監孔昭而下民有嚴也命下國而封建厥福故湯於商邑隆上都而建極連上章一串貫來之詞義也極者洪範之皇建有極中立標準而四方之所趣向以為會極歸極之所也商邑建都在於成湯之時則赫赫濯濯是湯之聲教威靈也然則自昔有成湯止保我後生皆頌成湯也故漢匡衡上疏論此詩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後漢西羌傳曰西戎鬼方鬼方者西羌也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即成湯懷鬼方之實蹟也蓋以保我後生為成湯之保子孫也

二章昔有成湯之上突然加以維女荊楚居國南鄉二句杌隉不安然詩之遣詞自有微旨國則以天子邦畿而言

也稱之以鄉則視以幅員之內也荊楚而曰居國南鄉者近之之辭也氐羌而曰彼者遠之之辭也詞意蓋曰荊楚之居天子國之南鄉則是我域內也惟彼遐矣氐羌是西戎鬼方之地也曾在湯時尚且莫敢不來享來王況汝居國南鄉安敢不來服乎如是看而旨義貫通也因以為頌湯之起句此下連次序列皆湯之功德也自彼氐羌之自字即包括下章之語致也氐羌者西戎也則先王疆域之外也禹績所治則九州之內也所以氐羌之上加一自字則詞意蓋曰昔湯之時自氐羌殊俗之遠方以至九州內設都禹績之諸侯無不來享而來辟也設都禹績之句方

受氏羌之自字二章三章一以貫之不可離開其間今以
多辟之來辟謂以高宗平荊楚之事分裂三章而别看之
然則二章昔有成湯自彼之句意無究竟歸屬處矣
祖有功宗有德虞舜以來之廟制也商人宗湯而武丁中
興尊爲高宗故升祔於宗湯之祀禮遂作新廟而祔祭之
以言乎新廟之制則爲高宗之升祔也故首言高宗之撻
武以言乎宗祀之義則成湯爲主故二章第三句以下三
章四章五章張皇賛頌皆是成湯之烈也

廿

叢
說